

陈丹路 著

有情人

电影文学剧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江俊绪

封面设计：王利国

有 情 人

陈丹路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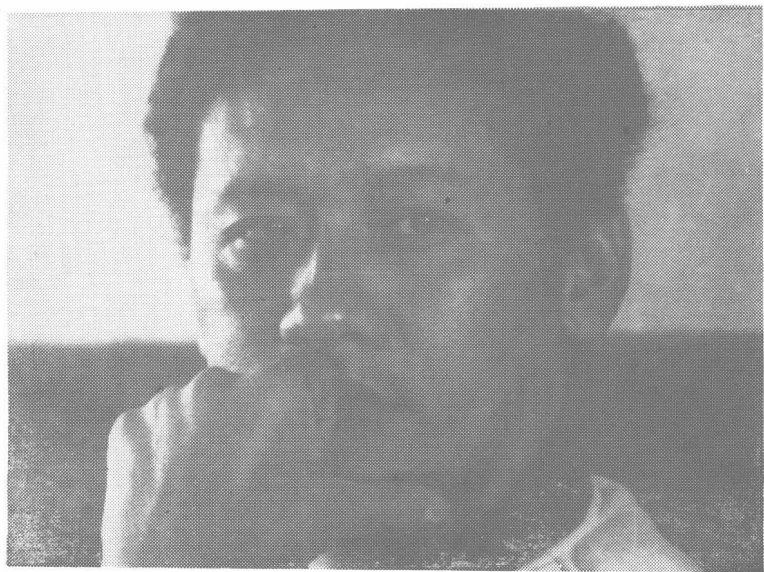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21-0968-2/I·676 定价：3.70元

内 容 提 要

陈丹路，是近年以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勃发的创作激情崛起于影视界的工人剧作家。他曾做过乡村医生、木工、泥工、车工、司机、工会干部，又从基层进入新闻界，开始了编辑、记者的生涯。他的作品，都从现实生活取材，歌颂美好心灵，鞭挞不良风气，反映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作品样式和表现手法多样，有严肃的社会问题剧，也有抒情剧和轻喜剧，还有电视报告剧。作品发表和拍摄后大多获奖并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个人专集，从他创作的12部作品中精选出有代表性的4部，从中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敏锐和对生活的真挚感情。



作 者 像

目 录

你掌握天平(电影文学剧本)	(1)
烛之光(电影文学剧本)	(67)
有情人(电影文学剧本)	(113)
公仆心(十集电视报告剧)	(173)
后记	(283)

· 1 ·

电影文学剧本

你 掌 握 天 平

序

一双小巧的纤指重重地按在琴键上，如鱼得水般滑行。

4岁小姑娘李拜三长得楚楚动人，神情专注地坐在琴凳上弹奏。她身体羸弱，个头矮小，所坐的琴凳上还加了块木板。

赤日炎炎。李拜三光着上身，下身仅穿一条打了补丁的三角裤。豆大的汗珠顺着她骨瘦如柴的脊背滚落下来。琴凳上湿淋淋的一片汗迹。

李拜三停止弹奏，跳下琴凳，跑到床边，从床底下拖出一只陈旧的痰盂，拉下三角裤解手。

少顷，她匆忙拉上三角裤，迫不及待地跳上琴凳又继续弹奏起来。

陈旧的痰盂摆在床前。地板凹凸不平。陋室内的家具一目了然：床、桌、钢琴。钢琴上放着一只老式的节拍器，还有一只镜框，里面是一张四周镶着黑边的青年钢琴演奏家的演出照。

纤指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移行，和缓的旋律在流淌……

晨光初照，薄雾缭绕，巍峨的山峦含翠欲滴。

一辆日野牌大卡车，奔驰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车上的挡风玻璃擦得精光锃亮，右上角贴着1979年度的验车证。年轻、俊俏的唐兰手握方向盘。她的师傅郭景华坐在驾驶室里

美美地打着瞌睡。一件工作服套在他身上另有一番风度。一顶布制的鸭舌帽勾在脑后，一绺弯曲的美发搭在他的额头上，给人一种英俊、帅的感觉。

车窗外，满山野花，一片嫣红，一片素白。

唐兰心旷神怡，不由加大油门，超越前方一辆解放牌载重车。

前面的卡车不理不睬，居中行驶，寸路不让。

踩油门的脚一点点往下沉。唐兰急促鸣号，强行超车。

郭景华被喇叭声惊醒，抬头一看，见车辆互不相让，平行疾驰，自己的车正处在峭壁的边沿上。他不敢惊动唐兰，只是默默地捏着一把冷汗。

车轮在悬崖边缘上飞快地滚动，路边的几块石头被碾落悬崖，带着一串响声，滚进了深沟大壑。

唐兰聚精会神地把住方向盘，踩足油门，终于“呼”地一声，风驰电掣地超过了前面的那辆车。

郭景华松了口气，点燃一支烟，“唐兰，以后再这样超车，先通知我写个遗嘱。”

唐兰不易觉察地做了个怪样。

二

公路旁的一个杂货、茶水摊上，顾客寥寥。干瘪矮小的摊主正忙着数点角子和分票。

日野卡车风尘仆仆地驶来，缓缓停下。唐兰跳下车。提着水壶，朝摊头走去。

摊主边数钱边贪婪地望着卡车上装着的货物。

卡车上，裂开的箩筐里，露出诱人的青蕉苹果。

摊主馋涎欲滴，直勾勾地盯着苹果。

唐兰：“老乡，灌两壶水。”

摊主回过头，搭讪道：“姑娘，水可不如苹果好吃哎。”

“谁不知道。”唐兰无可奈何地。“我师傅说，这苹果吃了要肚子疼……”

三

日野卡车行驶在绿水青山之间。

郭景华汗水涔涔地握着方向盘，两眼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前方，挂牌换档得心应手，如珠走玉盘。

唐兰伸手把反光镜换一个角度，照着整理自己的前刘海。

郭景华嘴含笑意：“梳妆打扮，为了肖雨吗？”

一阵喜悦涌上唐兰的颜面：“师傅，你说他第二次路考能顺利通过吗？”

郭景华：“肖雨可聪明了，我跟他姐姐自由恋爱那会儿，她爸爸嫌我是‘第三世界’，对我严加防范。我的那些甜言蜜语都是靠着他的智慧才飞进肖露心坎里的。”

唐兰兴趣盎然：“是吗？这个鬼肖雨……”

四

“啊啊啊……啊啊啊……”长相机灵的肖雨将头伸在三层阁的老虎窗外在练声。他声嘶力竭，练得脸红脖子粗。

小阁楼里，肖雨光着脚丫站在一只方凳上。随着练声的节奏，那双脚不时一踮一踮。

小屋十分凌乱，但颇有些艺术气氛。笔法稚嫩的肖雨自画像和形形色色的唐兰生活照，满墙皆是。油画工具、放大

机、乐器、书籍、稿纸等物，四下堆放，杂乱无章。

翻动双眼的猫头鹰闹钟突然“嘀铃铃”闹响。

肖雨闻声，猛地跳下方凳，慌忙穿上拖鞋，奔出屋去。

五

都市大街，车水马龙。

肖雨脚穿拖鞋，猛踩着车辆吱嘎作响的破自行车，跻身
在自行车汇成的大军里。

交通岗亭上的绿灯陡地翻成红灯。

刹车失灵，肖雨只得猛地跳下车来。人和车不由自主地
朝前冲了几步，险些撞上前面那个扶着崭新小轮车的少女。

少女回头瞪了他一眼，刚想责备，见他穿着拖鞋，气喘
吁吁，一副狼狈相，不禁扭头抿嘴一笑。

肖雨这才注意到自己脚上穿着拖鞋，着急地“啧”了一声，
抬头朝一家鞋帽商店望去。

六

刚开店门的鞋帽商店门可罗雀。

“快！”肖雨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里面夹着饭菜票、粮
票、钥匙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心急慌忙地。“师傅，我买一双24
码的布鞋。”

女售货员在货架上粗粗一翻，回过身来，不耐烦地：“等
等，我去库房找。”

肖雨心急火燎地：“对不起，我有急事，请快点。”他目送
售货员走进里屋，又低头将钱从杂物中分理出来。

女售货员把一双童鞋扔在柜台上。

肖雨愣愣地望着童鞋：“我要的是24码。”

女售货员没好气地：“这不是24码吗？”

肖雨哭笑不得地拿起童鞋：“这鞋我能穿吗？”

“你穿？”女售货员恶狠狠地，“你开什么玩笑，你要穿42码！”

肖雨尴尬地苦笑道：“对对，42码……”

七

工厂停车场。排列成行的卡车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司机们正忙着做出车前的准备。

微微发胖的车队长看了看手表，不无怨言地：“丁师傅，都什么时候了？你看你徒弟到现在……”

鬓发斑白的丁师傅冷若冰霜，只当什么也没听见，坐在驾驶室里，一个劲地往引擎盖上擦。

车队长絮絮叨叨地：“再过一星期就要第三次路考了，要是再考不出，他就要被取消驾驶资格……他是你的徒弟，你……”

丁师傅透过车窗玻璃看见肖雨手拎拖鞋，急步朝卡车跑来，脸色顿时有了光彩，冷冷地：“我徒弟怎么样，他从来不早到，但也从来不迟到！”

丁师傅话音刚落，上班的铃声大作。

肖雨应着铃声，一个箭步，站到了卡车的旁边。他把手中的拖鞋藏在身后，恭恭敬敬地：“师傅、车队长。”

车队长苦口婆心地：“肖雨，你得抓紧练啊！”

肖雨点点头：“嗯，我在家里练了半天啦！”

车队长大惑不解地：“在家里练？”

“可不。”肖雨颇为得意地，“我把嗓子都练哑了……”

“……”车队长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一眼，摇头一叹离去。

肖雨不知所以地望着他的背影，耸了耸肩。

丁师傅在驾驶室里招呼，“快点上车吧。”

肖雨把拖鞋扔进驾驶室，动作敏捷地打开水龙头，用冲洗车辆的皮管往嘴里灌了口水，漱漱口，用手擦了点水在脸上擦了擦，关上水龙头，麻利地跳上驾驶室。

八

教练车行驶在大街上。

驾驶室里，丁师傅一手稳操着方向盘，另一手打开放在引擎盖上的饭盒。饭盒里盛放着几只精白粉做的包子。

肖雨端过饭盒，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丁师傅关切地：“得抓紧练啦，再拿不到驾驶执照，就麻烦了……你是我最后一个徒弟……”

肖雨：“师傅，你放心，我决不给你丢脸……唉，就是考音乐学院的事和这事儿挤到一块来了。我真恨不得把自己劈成两瓣才好。”

丁师傅爱怜地：“以后下班，就别再去我家了。”

肖雨：“那怎么行？长庚哥还没放出来，师母急坏了眼睛，我哪能不去呢！”

丁师傅感伤地微微一叹。

九

四岔路口的街心花园。草坪宛如绿色的地毯，鲜花争芳斗艳。

园中，身材窈窕、长相恬静的肖露左顾右盼。

唐兰驾着卡车驶来，发现肖露，调皮地：“师傅，老地方，老时间……”

郭景华偏过头，见肖露朝他们连连挥手，不由大喊一声：“肖露！”

一个急刹车，唐兰把卡车停在路边的垂柳下。

郭景华拿着背包、水壶等迫不及待地跳下卡车，穿过车辆繁忙的大街，奔向街心花园。

唐兰陶醉地望着他俩，猛见交警朝她嚷嚷，忙不迭点火启动车辆。

郭景华深情地看着爱妻：“灵感告诉我，你一定会在这儿等我。”

肖露接过背包和水壶，嫣然一笑：“我是路过的。”

“但愿我每次跑长途，你都能路过这儿。”郭景华伸手去兜里取烟，可取出的只是一只空烟壳。

肖露从提包里取出一包凤凰牌香烟：“让你少抽，可每次都抽不够。”

郭景华贪婪地闻了闻香烟，抽出一支点燃。

肖露嗔怪地：“瞧你那烟瘾！”

十

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肖露挽住郭景华的胳膊。两人缓步而行。

郭景华：“肖雨路考通过了没有？”

“就等你主任帮忙呢，丁师傅昨天还到医院找过我。”肖露颇为自豪地：“公安局的调令下来了，让你尽快去报到。真

没想到，会让你去当驾驶员的考官。”

郭景华：“跟那些年轻的驾驶员打交道，不容易。”

肖露故意地：“那就别去，现在还来得及。”

郭景华坦诚地：“说心里话，还是想去的。”

“景华哥！姐姐！……”马路上传来肖雨的叫喊声。

郭景华和肖露同时回头，朝交叉路口望去。

肖雨的教练车停在停车线后面，等待着绿灯放行。他的车后，长长地排列着一长串汽车。

肖雨将上身探出车窗，嚷嚷着向郭景华夫妇说着什么。交通灯由红转绿。

肖雨根本没有注意到灯光的变化，仍一个劲儿地嚷嚷。

排在他车后的汽车阵喇叭齐鸣，催促行车。

郭景华着急地连连向肖雨打手势，示意他赶快开车。

“教练车，教练车！”交叉路口的岗亭里，一位民警对着话筒厉声地叫喊着。

丁师傅一发急，猛地将肖雨拽进了驾驶室。

肖雨意识到不是，一面点火起步，一面举手向民警致歉。

郭景华和肖露望着远去的教练车，同时舒了一口气。

肖露感叹地：“肖雨考了两次，都没拿到执照。我真不懂，扳方向盘就那么难？”

郭景华：“怎么说呢，唐兰比他学得晚，不也学成了。肖雨的问题是不专心，今天学开车，明天学摄影，后天又想学绘画，结果呢，什么也没学好！他呀，还不是你这个姐姐宠出来的？！”

肖露反唇相讥：“还说我呢，他要的那些东西，还不都是你一样样替他买的。”

郭景华语塞，无言以对地笑着摇了摇头。

肖露庆幸地：“好在你走马上任了，真是天公作美。”

郭景华：“我总不能闭着眼睛让他通过路考吧。”

“嗨，正统！”肖露轻轻地捶了他一下。

气候多变，好端端的晴天突然下起大雨。

肖露从提包里取出一把鲜红的折叠伞，“嘭”地撑开。雨大伞小；他俩不得不快步走到一家电视机商店的雨篷下避雨。

橱窗里，形形色色不同牌号的电视机都打开着，向顾客们炫耀它们的性能。所有的屏幕上都在播映市少儿钢琴大赛汇报演出的内容。一位少年正忘情地弹奏《莫扎特奏鸣曲》。

郭景华被他深深地吸引，目不转睛地盯住屏幕。

“瞧你，看到钢琴演奏就没命了。”肖露拉拉身边的丈夫，“走，回家看去！”

十 一

雨未小，风却更大了。

通往新住宅区的一条马路上，郭景华和肖露合撑着那把红伞在风雨中奔跑。

陡然一阵狂风，把他们的伞吹成喇叭状。

夫妇俩被那奇形怪状的雨伞逗乐了。他们七手八脚地将伞复原，继续朝前跑去。

鲜红的雨伞像一团火在雨幕中燃烧。

《莫扎特奏鸣曲》在风雨里飘浮荡漾……

十 二

郭景华家。屋里显得异常朴素、整洁和舒适。一架旧钢

琴占了房间的一角。贝多芬的浮雕醒目地挂在床头。

郭景华和肖露推门而入。

肖露喘着气，一屁股坐在琴凳上：“这么跑……你可要对人负责。”

郭景华取来毛巾，为妻子擦头发：“我当然对你负责。”

肖露娇嗔地：“我才不要你管呢。”

郭景华奇怪地：“那是谁？”

肖露羞怯地：“……一个小客人要在我们家落户了。”

郭景华恍然大悟，激动不已，一把拉住妻子的手：“我们真的要有小宝贝？！”

肖露含笑点头：“我去换换衣服，你快打开电视机。”说着，走进里屋。

郭景华兴奋得有些不知所措。他稍稍镇定一下自己，脱下被雨淋湿的外衣，伸手打开电视机。

里屋蓦地给他投来一件上衣，跟着传出了肖露关切的声音：“你也换件衣服，当心着凉。”

郭景华调试着电视机：“不会，我热着呢！你快来看吧。”

肖露应声作答：“就来了。”

电视屏幕上，一个儿童在奶声奶气地报幕：“市少儿钢琴大赛汇报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海顿F大调奏鸣曲》。演奏者，李拜三，七岁。”

天真可爱的李拜三，闪动着一双晶亮晶亮的大眼睛，在台下观众的赞叹、骚动声中，腼腆地走出了侧幕。

李拜三胆怯地朝台下看了看。

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千百双观众的眼睛都在注视着她。

李拜三忽然一阵紧张，拔脚奔回侧幕处，一头扑在她母

亲——方老师的身上。

方老师携着女儿走向钢琴，将她抱上琴凳。当她回身欲退时，李拜三却死死地拽住了她的衣角。方老师无奈，只好陪着女儿坐下。

观众席里，发出阵阵善意的笑声。

方老师向李拜三悄悄耳语。

李拜三闭起眼睛，静默片刻，然后把手慢慢抬起，突然又迅速落下。

一双柔软、灵巧的小手，在琴键上熟练地跳动，《海顿F大调奏鸣曲》的旋律，在指尖下倾泻而出……

方老师帮女儿翻着乐谱。她年仅40，可眼角过早地印刻着条条鱼尾纹。

郭景华惊异地注视着屏幕上的方老师，喃喃地：“是她的女儿……”

肖露走到他身旁，不解地：“谁的女儿？”

郭景华答非所问地：“她培养了一个小天才！”

肖露惊奇地：“……你认识她？”

郭景华默默地点了点头：“……那是7年前……”往事如烟，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十 三

夜幕沉沉，大雨如注。

一辆卡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雨幕中闪现两道光柱。

郭景华手握方向盘，极目四顾地在郊外的公路上行驶。

怀着身孕的方老师左臂戴着黑纱，倒在公路旁。她手按腹部，疼痛如万箭穿心，脸上闪现一道道痛苦的抽搐。